

李賀詩的疾病書寫與自我呈現之指稱^{*}

何騏竹^{**}

(收稿日期：113 年 6 月 23 日；接受刊登日期：113 年 10 月 8 日)

提要

本文旨在經由具有切身經驗的疾病呈現，探討一位二十歲患病，壯年即逝的詩人李賀，意欲於詩中展露的自我形象與情感內涵。

李賀因疾病而揭開對實存世界的悟察，並從中經歷了數次的「自我指稱」轉換，在疾病與仕途共盪的時間序列上，展現對自我價值與生存處境的認識從混沌到澄清。本文特別關注疾病不僅為李賀遭讒際遇與清高形象的烘托，而髮白身枯的病容刻劃，亦為李賀竭力展現一少年舉子奮志詩書卻摧殘折敗，價值失落而渴望認同的「自我」。最後一塊「自我」拼圖，綴合在生死幻滅的存在邊界上，李賀將「自我」藏身於齋志沒地而嚶嚶悲泣的魂靈，呈現強韌不滅的姿態，抗衡蓋棺論斷之「官不過奉禮」的清冷微末。

疾病固然帶來消極的人生預告，而當李賀取回疾病話語權，疾病於是成為「自我」表達形象與展演情感的重要途徑，也是世人把捉李賀形象與情感內涵的關鍵。此詩人意識性賦予疾病意義的書寫行為，突顯疾病帶給人類的積極意義，亦是疾病在人文領域中最宏偉的價值。

關鍵詞：李賀、疾病呈現、自我指稱、肺疾、魂靈

^{*} 本文為 107 學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病客的漂泊與歸返—李賀詠病詩研究」(MOST107-2410-H-145-003-) 之研究成果，感謝該單位提供的研究支持。承蒙本刊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卓見與鼓勵，以及編審委員會專業校勘的協助，謹此致上萬分誠摯的感謝。

^{**} 陸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一、「疾病」：作為書寫對象的自我呈現

李賀(790-816)短暫又創作豐富的一生，學界研究幾乎會關注他孱弱病體與詩歌的關係，概分為三個面向。其一，探討其詩歌內容、題材與藝術形式如何受到疾病影響，以意象、用典、隱喻等各種美學表現，描繪千絲萬縷的內心世界，造就衰颯寂寞的詩歌風格。¹其二，考察神仙、鬼魂、女性題材中淒愁沉吟與奇詭語言，如何流露對病弱多舛及生存環境的感悟。²其三，研究李賀內在思想與人生態度，疾病如何形成特殊的存在觀與生命意識，產生生存恐慌、時間焦慮等哲理、心理之分析研究。³

而在李賀詩豐碩的研究成果中，聚焦於疾病的探討，時將疾病視為晦暗人格與奇詭藝術的成因之一，並認為李賀因病而造就的性格與風格，較傾向「病態」、「病態美」⁴的憂鬱

¹ 如方瑜分析李賀詩之譬喻象徵與意象造境，探其苦悶之由，並舉詩例探討衰病所影響的性情與人生態度。方瑜：〈李賀歌詩的意象與造境〉，《中晚唐三家詩析論——李賀、李商隱與溫庭筠》（臺北：牧童出版社，1975年），頁1-56。蔡英俊分析疾病早衰連帶造就詩中的孤寂意象與幻滅時空。蔡英俊：〈李賀詩的象徵結構試探〉，《中外文學》第4卷第7期（1975年12月），頁188-200。

² 如黃永武分析李賀詩的鬼神世界，源自對各種「需求」的補償心理。黃永武：〈透視李賀詩中的鬼神世界〉，《書評書目》第70期（1979年2月），頁47-53。盧明瑜分析李賀神話詩「鬼物相親」、「時流摧物」、「生命依戀」的主題，認為詩中的怪異荒誕淒冷，是對死亡困境的焦慮與調適，且揭示病弱所引發的「時流摧物之悲」。盧明瑜：〈李賀神話詩歌之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9期（1997年6月），頁211-256。李軍分析李賀體弱多病和憂病畏死是其創作鬼詩的主觀原因。李軍：〈略論李賀神鬼詩的創作動因〉，《內蒙古電大學刊》1996年第2期（1996年6月），頁17-20。袁行霈分析李賀心境由憤懣不遇至苦悶寂寞，而產生之仙境鬼域書寫。袁行霈：〈苦悶的詩歌與詩歌的苦悶——論李賀的創作〉，《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66-276。另如陳友冰：〈李賀鬼神詩的定量分析〉，《文學評論》第1期（2004年1月），頁80-88。方瑜：〈空間、圖像、靈光：李賀詩中的女性圖像——以鬼神二首為例〉，《唐詩論文集及其他》（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頁123-148。陳允吉：〈夢天的遊仙思想與李賀的精神世界〉，《佛教與中國文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498-513。

³ 儒釋道分析如李正治：〈李賀詩裡的時間意識〉，《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0卷第4期（1977年4月），頁70-74。楊鍾基：〈楞伽、楚辭與李賀的悲劇〉，《中國學人》第6期（1977年9月），頁145-161。陳允吉：〈李賀與楞伽經〉、〈李賀：詩歌天才與病態畸零兒的結合〉，《佛教與中國文學論稿》，頁469-497、447-468。日·川合康三著，劉維治等譯：〈李賀及其詩〉，《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309-319。周淑媚：〈蚌病成珠——從文學治療的角度看李賀早夭及其詩歌的複雜性〉，《通識教育學報》第17期（2012年6月），頁1-26。另心理狀態分析如李曉蕾：〈論「象外象、景外景」兼談晚唐二李詩〉，《現代學苑》第1卷第9期（1964年12月），頁7-14。黃敬欽：〈李賀心態分析〉，《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1卷第9期（1978年6月），頁45-54。及黃敬欽：〈李賀的原我世界〉，《逢甲學報》第20期（1987年11月），頁27-49。陳友冰：〈論李賀的抑鬱氣質和躁動心態〉，《江淮論壇》1993年第3期（1993年6月），頁101-108。林繼中：〈幻覺思維：李賀歌詩探秘〉，《中州學刊》1996年第2期（1996年3月），頁100-105。王佃啟：〈李賀的心理特徵及其在詩中的表現〉，《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4期（1997年10月），頁76-85。廖明君：〈生死攸關——李賀詩歌的哲學解讀〉（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

⁴ 代表如李德輝，以「病態」之黯淡形象闡釋疾病在李賀文學與生活上的影響。李德輝：〈李賀的病態

展現。

而將身體疾病視作消極影響背景，以此論述脈絡下的疾病視角分析李賀，便可能忽略疾病在人類生命中所興發的正向意義。於此，以人文領域之疾病研究有別於醫學的兩項可貴處，考察李賀的病與詩，能在李賀疾病與影響的成果上開展新的可能。其一，疾病具有通過抒情自我而剝開存在自我的特性。此緣於疾病特殊之「切身」、「獨自」的經驗與感受，得以入之益深的向內反省，展開根本性的自我覺察，敏銳察識了生命的拋旋與存在的境遇，使疾病成為思索價值、承擔孤獨的重要契機。並且，在疾病開啟對宇宙人生新境界探索之時，具有終極關懷的接納、疏導亦將展開，迥異於醫學標榜治癒手段之強行介入。因此，在此切身獨自的體驗中，自我在生存處境中的意義與想望、焦慮與化釋，皆因一場病而逐漸清晰。

其二，疾病經過詩人切身體驗的深度感發，所展露的患病經驗與感受絕對是真實無二的。然而，疾病同時作為可以「書寫」的生命狀態，這層真實必然經由詩人獨特的詩藝文飾產出，在沉博密緻的書寫過程中撿選雕琢，營構出詩人希望浮現於世的病感與形象。不同於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成書目的乃為使疾病脫離隱喻的糾纏與思考，她認為疾病受到隱喻的「汙染」。⁵而於吾人詩歌文化傳統中，詩人善用病人身分及詠病文學切身抒情的本質，透過疾病展演自我的寫作自覺，足以主導疾病的呈現。⁶筆者經考察李賀病起、病況、病感的描述，確實能尋繹出其銳意獨造所賦予的疾病意義，疾病是李賀「自我」表達形象與展演情感的重要途徑，此中層層包裹著李賀意欲傳遞於世的情感樣貌。

有關李賀的形象，新、舊唐書勾勒出的輪廓，概括李賀生平三個重點，一為系出宗室鄭王後，二為父名「晉肅」與「進士」同音而不第，一生未躋通顯，僅於 21 歲以恩蔭官太常寺奉禮郎。三為盛讚李賀手筆敏捷，長於詩歌，此中《新唐書》更細密的描述李賀嘔心為詩，夙夜不倦的勤奮。並且，兩唐書皆述及李賀文采為當世所重，《舊唐書》：「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彷彿者。」《新唐書》：「當時無能效者。」⁷

除了沒落貴裔，史書聚焦在早慧勤奮，享譽詩名卻遭讒落第，此兩端正暗合李賀的千

與文變》，《李賀詩歌淵源及影響研究》（江蘇：鳳凰出版社，2010年），頁37-47。

⁵ 美·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刁筱華譯：《疾病的隱喻》（臺北：大田出版社，2000年），「序言」。

⁶ 詩人透過疾病寫作，展現「真實呈現」與「自我創造」的自覺，此概念來自楊彬彬探討閩秀詩人陳蘊蓮之疾病書寫：「對疾病經歷進行刻意選擇、排序、組合、不斷詮釋和再詮釋」，力圖以「詩人呈現他希望呈現」的形象傳世。楊彬彬：〈「自我」的困境——一部清代閩秀詩集中的疾病呈現與自傳欲望〉，《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7期（2010年9月），頁97-98。

⁷ 後晉·劉昫：《舊唐書·列傳第87·李賀傳》（臺北：中華書局，1994年），卷137，頁3772。宋·宋祁、歐陽修：《新唐書·列傳第128·李賀傳》（臺北：中華書局，1994年），卷203，頁5787-5788。

年詩心，透露李賀欲由「疾病書寫」達到「自我呈現」的目的。李賀描述每階段的病起，時間序列皆緊牽著仕途之落第、求宦、病辭、客滯之重要轉折點，表明在疾病呈現的書寫意識上，病程與仕途的密不可分。⁸他為了竭力向世人展現奮志詩書到價值幻滅的生命歷程，匠心運造了與衰敗病況、病容相涉之各種「自我指稱」⁹，直揭仕運不公加諸的傷害，並進一步展現自己如何在貧病挫磨中破繭，接納疾病所揭之一切「自我」。而李賀因疾病而清晰照見的實存世界與自我存在，乃隱含在「疾病呈現」的最後一塊拼圖中，當被迫推向疾病邊界——死亡——李賀亦大方展示疾病之於自身的最大「貢獻」。他建構一幅拆碎生死屏障的死後世界，而自我究竟憑藉什麼得以真實存在，答案就在這無盡失落的演示中擲聲而出。

李賀 20 歲病識初顯，至 27 歲病逝，詩中對疾病經歷的安排與病感的闡發，皆為展現其企圖流佈世間之病體衰弱又執意不懈的自我形象，以及無助孤離到化釋焦慮的情感呈現。因此，本文旨在以一能潛入切身感發的書寫對象——疾病——探討李賀詩中以疾病呈現的自我形象與情感內涵，期待能夠窮極幽微，直探「李賀」。

二、李賀的疾病呈現

李賀於元和 11 年，以 27 壯齡病故，史書卻未記載病程與病種，僅描繪外型：「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¹⁰對照稍晚於李賀之李商隱〈李長吉小傳〉：「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¹¹同樣僅述體貌纖瘦與手指足趾細長，然此蛛絲馬跡卻極度影響後代學者對李賀病種之考評。莫道才由「馬凡氏症」之體貌細瘦、手指足趾細長與眼部病變（畏光流淚、眼部痙攣、角膜渾濁），比附傳記與詩中「眼」、「淚」、「濕」、「光」、「黑」、「血」，推論為

⁸ 本文於註腳及引詩所繫之李賀生平與詩歌繫年，主要參考吳企明：《李長吉歌詩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李賀年譜新編」，頁 808-880。另參考朱自清：〈李賀年譜〉，《清華學報》第 10 卷第 4 期（1935 年 10 月），頁 887-915。及錢仲聯：〈李賀年譜會箋〉，《夢苕盦專著二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頁 1-64。

⁹ 「自我指稱」乃是架構在詩性之「自我呈現」上，李賀透過描述病體形象與病感樣態的代名詞——「病客」、「垂翅客」、「龐眉書客」、「春老」、「秋姿」、「病客」、「書客」——傳遞自我在生存處境中的體悟與反思。而此經由疾病話語權而大聲宣發「自我」的書寫意識，成功使李賀完成「希望被看到」的自我形象。

¹⁰ 宋·宋祁、歐陽修：《新唐書·列傳第 128·李賀傳》，卷 203，頁 5788。

¹¹ 唐·李商隱：〈李長吉小傳〉，收入唐·李賀，清·王琦：《李長吉歌詩彙解》首卷，收入清·王琦等：《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13。

「馬凡氏症」。¹²李德輝採其論點，亦循傳記的身形敘述與詩中光線描寫，認定與「馬凡氏症」之病貌及眼患相合。¹³

另外，鄭騫取證於史之「李母嘔心說」，及賀常用字「血」，推測「肺病」或心臟衰弱。¹⁴陳穎則據生平事蹟與消瘦身形、落髮、咳痰，臆測「肺結核」與「貧血」。¹⁵此說獲徐傳武認同，以「旅酒侵愁肺，離歌繞懦弦。」認為「肺病」已現跡詩中。¹⁶兼之，認可「馬凡氏症」的部分學者也支持「肺病」，李德輝提出李賀生命最後三年患染「肺病」，導致性格愈發「多愁善感，氣質纖細」。¹⁷李春紅亦以推論「馬凡氏症」的相同進路，以常用字「血」與「紅」，臆斷為「肺結核」。¹⁸

上述推測皆有可再深究之處。¹⁹而一位詩名傳揚卻年輕病故的詩人，不可能在詩中對疾病沒有任何表白，杜牧〈李長吉歌詩敘〉中轉述沈子明言：「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詩歌。」²⁰李賀知將死而交付詩作，表示對病勢變化了然無惑。筆者根據李賀詩中的疾病呈現循跡探索，確實浮現李賀對自身疾病敘述的脈絡，它們幾乎勾連於仕途上的幾項重要

¹² 莫道才：〈李賀死因初探——李賀死於馬凡氏綜合徵臆說〉，《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2005年11月），頁68。

¹³ 李德輝：《李賀詩歌淵源及影響研究》，頁38-45。

¹⁴ 鄭騫：〈李賀的生平及其詩〉，《景午叢編（上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2年），頁228。

¹⁵ 原文 “we at least know that it was a chronic one and that, judging from his emaciation and his early thinning and greying hair, he must have suffered from a bad anemia caused by some severe internal disorder of a consumptive nature. Moreover, we are informed that a visitor once watched him spitting three times while writing poems because, as the on-looker suspected, the strenuous literary activity had choked him. ...in our imagined diagnosis, his malady might be a pulmonary disorder- tuberculosis, perhaps.”（藉由日漸消瘦的身形與早年稀疏的頭髮及灰白髮，判定他至少得一種慢性病。且必遭受嚴重貧血的痛苦，而貧血是內在肺臟失調所致。我們得知曾有位客人看見他寫詩咳痰三次，故以旁觀者懷疑，嘔心的文學創作造成他咳痰。……推斷是肺部失調，也就是肺結核。）陳穎使用語氣委婉的‘might be’與‘perhaps’，可知肺結核也是臆測。然由傳記及詩歌推論，比之統計用字，較有理可據。陳穎：“Li Ho and Keats: Poverty, Illness, Frustration and a Poetic Career”（李賀與濟慈：貧病失意與詩人生涯），《清華學報》第5卷第1期（1965年7月），頁67-85。

¹⁶ 徐傳武：〈李長吉之死與病〉，《荷澤師專學報》1994年第1期（1994年2月），頁51-53。

¹⁷ 李德輝：《李賀詩歌淵源及影響研究》，頁40。

¹⁸ 李春紅：〈李賀之病對其詩歌意象的影響〉，《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2012年2月），頁89-90。

¹⁹ 「馬凡氏症」以預設病狀尋求詩中片段相合的字句，並統計出現次數，易陷入附會求同的框架。另以「多愁善感」及詩中「紅」、「血」推論「咳血之肺結核」，極可能受到18至20世紀中西文學盛行的肺虛勞損之癆症影響，而落入以今推古的誤區。據筆者考察，唐詩的肺部病症呈現在肺咳、肺渴、肺熱與愁肺，氣短唾血且具傳染性質的肺結核，不是唐詩常見的肺疾呈現。故若指稱肺結核，需要潮熱、胸痛、痰液、咳血等直接證據。何況，上述兩種推論都以「紅」之高頻率作為疾病輔證，楊文雄已指出李賀使用次數最高的顏色是「白」，佔全集三分之一以上。楊文雄：《李賀詩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頁141。

²⁰ 唐·杜牧：〈李長吉歌詩敘〉，收入唐·李賀，清·王琦：《李長吉歌詩彙解》，收入清·王琦等：《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頁11。

的時間轉折點：遭讒落第為一，再赴長安為二，任奉禮郎為三，辭官返昌谷為四，客潞為五。透過與仕途處境共盪而生的疾病呈現，李賀在每段際遇上揭露的病苦，皆為展現其嘔心不懈卻遭讒不公的意圖。

（一）病途與仕途共盪

時間序列一，李賀病程初起的元和4年（809），年20，兩首帶有患病跡象的詩，正出現於遭讒下第歸昌谷時。第一首初顯病識之〈詠懷其二〉：「日夕著書罷，驚霜落素絲。」²¹李賀將疾病的發生，蘊藏在勤勉詩文中，是以敘述驚見斑白鬢髮脫落之早衰樣貌，出現在嘔心完篇之後。另首〈昌谷讀書示巴童〉：「蟲響燈光薄，宵寒藥氣濃。君憐垂翅客，辛苦尚相從。」（卷3，頁104。）手不釋卷的勤奮，經由宵寒藥氣的襯托，渲染用心卻下第的悲慘境遇。

時間序列二，同年重赴長安再尋機會，經洛陽有詩〈仁和里雜敘皇甫湜〉，格外細膩的描繪落第歸後的病容，以指向一個暗黑的事實：「洛風送馬入長關，鬪扇未開逢瘵犬。那知堅都相草草，客枕幽單看春老。歸來骨薄面無膏，疫氣衝髮鬢莖少。」（卷2，頁83。）李賀以「疫氣」表病情驟起，來勢洶洶，²²訴說一個身形枯瘦單薄，面容乾扁無澤的年輕人，遭受沉重打擊，加劇了髮白稀疏。而發動病情的原因——「鬪扇未開逢瘵犬」——即是李賀隱含在陡變病勢中，亟欲向世人道來的控訴。

長安干謁無果後，進入時間序列三，元和5年（810）5月，21歲的李賀以父蔭任奉禮郎，〈聽穎師彈琴歌〉中以纏綿病榻卻聞弦驚坐的誇大反差，突顯了奉禮官本質上的卑微冷清。既為冷遇激化疾病，建立起因果關係，亦暗藏威儀鼓吹之相禮官與己之廟堂志趣不諧，為一年多後病辭埋下伏筆。

元和7年（812）春，23歲的李賀辭官，欲返昌谷，進入時間序列四。疾病的敘述出現在臨行前之告別詩〈出城寄權璩楊敬之〉：「自言漢劍當飛去，何事還車載病身。」（卷1，頁37。）以劉邦斬殺白蛇之寶劍出鞘騰飛自比豪情，卻無奈車載病身而返，直言疾病對仕途的阻礙。返鄉途間，再度將身疾置於挫敗的仕路中沉思默念，做了悲哀回顧與消極預示，〈春歸昌谷〉：「束髮方讀書，謀身苦不早。終軍未乘傳，顏子鬢先老。……心曲語

²¹ 文中引詩悉出自唐·李賀，清·王琦：《李長吉歌詩彙解》，收入清·王琦等：《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詩後註明卷別頁數，不再於註腳徵引出處。

²² 元和初年之疫病乃現蹤於淮南、江南地區，賀所居之洛陽仁和里無疫疾肆虐。故此「疫氣」不是疫病，而指疾病陡重如疫突來之狀。參見憲宗皇帝〈南郊赦文〉：「淮南江南去年已來水旱疾疫，其稅租節級蠲放。」清·董誥等輯：《欽定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清嘉慶內府刻本），卷63，頁8。

形影，祇身焉足樂。」(卷3, 頁127。)本欲效漢人終軍年少立志，出關棄繻，挾策報國，卻因病弱而棄言還家，遠眺此生必將舉步窮途。而走筆詩末，又彷彿自我寬慰：「狹行無廓路，壯士徒輕躁。」放歸昌谷調理身體，存養志向，不失為圖謀千里的轉圜餘地。

果然，經回鄉稍整情緒，李賀再次提到疾病時，是對著胞弟，以歷經如拋擲梟盧般之無常磨難後，病身猶在的口吻訴說。故詩中「病骨」就成為自我外表清臞卻內在果毅之形象表徵，〈示弟〉：「別弟三年後，還家一日餘。醪醕今夕酒，湘秩去時書。病骨猶能在，人間底事無？何須問牛馬，拋擲任梟盧。」(卷1, 頁38。)²³「骨」在字書與醫書上，皆指人體以肉包覆之堅實骨幹，²³此道「病骨猶能在」，乃回溯少時苦吟致疾，中經仕途挫磨，烙印於身心狀態上的枯瘦病弱。²⁴同時昭示枯槁之身，亦是淬鍊邁邁氣骨的養分，油然生起歷劫歸來的欣慨。²⁵

並且，李賀也嘗以「養心骨」勸人，〈送沈亞之歌〉：「吾聞壯夫重心骨，古人三走無摧挫。」(卷1, 頁41。)沈亞之茂才落第，賀以「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事，力勸開闊心胸，靜待時機，此與「狹行無廓路，壯士徒輕躁」、「病骨猶能在，人間底事無？」心思一貫。可知李賀於病辭返鄉期間的疾病陳述，除以一身病骨展露剛健耐磨的質地，同時藉由病養，呈現自我深刻的察識與反省。

直至元和8年(813)6月，李賀才再度離鄉，赴潞州尋求機會，進入時間序列五。9年(814)病臥潞州，思念寄遠作〈潞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流露客中臥疾的岑寂蕭索：「旅酒侵愁肺，離歌繞懦弦。詩封兩條淚，露折一枝蘭。」(卷3, 頁107-108。)詩中因「愁肺」二字，致使後人揣想李賀可能患有肺疾。然此不應直指肺疾，且「愁肺」

²³ 《說文解字》：「骨，肉之叢也。」《釋名》：「骨，滑也。骨堅而滑也。」〈素問·脈要精微論〉：「骨者，髓之府。」東漢·許慎，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頁166。東漢·劉熙，清·畢沅疏證，清·王先謙證補：〈釋形體第8〉，《釋名疏證補》(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2, 頁61。唐·王冰次注，宋·林億等校正：〈脈要精微論第17〉，《黃帝內經·素問》，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3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5, 頁59。

²⁴ 李賀「病骨」第一義乃指體質瘦弱又逢運舛，致使身心愈發虛枯憔悴的病狀，而非遺傳性「骨之病」。且病骨非賀詩獨見，時指年老退化之骨痛，不適宜作為賀患馬凡氏症的佐證。如孟郊〈秋懷〉：「霜氣入病骨，老人身生冰。」唐·孟郊，華忱之、喻學才：《孟東野詩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卷4, 頁159-162。徐夔〈病中春日即事寄主人尚書二首〉之一：「層冰照日猶能暖，病骨逢春卻未蘇。」清·康熙：《御定全唐詩》，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2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709, 頁16。

²⁵ 李賀「病骨」第二義乃指剛健的自我形象。此與〈馬詩〉所呈現之「瘦骨」、「駿骨」形象一貫，將本然枯瘦的病貌，連結昇轉為鋒稜瘦骨的良馬體態，以展現傲骨嶙峋，雄健堅勁的精神世界。林淑貞：「李賀馬詩〈其四〉：『向前敲瘦骨，猶自帶銅聲。』指出馬之駿者，多瘦而不肥，且馬骨堅勁，敲聲若銅，用以隱喻自我。」有關馬詩自喻，參見林淑貞：〈從詩義類比論李賀馬詩之自我隱喻與歷史取譬〉，《興大中文學報》第17期(2005年6月)，頁212。

不獨賀有，亦常見於他人詩作，乃緣於醫家言「肺主憂傷」：

其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體為皮毛，在臟為肺；在色為白，在音為商，在聲為哭，在變動為咳，在竅為鼻，在味為辛，在志為憂。憂傷肺，喜勝憂。²⁶

以疾病而言，咳嗽是肺病變的表徵。以情志表現而言，肺於志主憂傷，於聲主哭，人過憂則鬱而傷肺，喜則氣散能勝憂。故「愁肺」乃是以肺之情志症狀——「憂愁」——敘述肺傷之肇病緣由，並象其愁苦憔悴之狀。而詩人之內在情志又常為外部際遇所侵，²⁷故李賀此處即以肺部的情志症狀，表達積存於生命底處，銜酒澆噉也紆鬱難釋的情感狀態。而「露折一枝蘭」提供了情緒線索，古人本有芳馨貽贈的習慣，然時序入秋，蘭花寄贈必為託寓。蘭花天生即具幽谷獨香的品格，²⁸即使無君子配戴，也能忍得寂寞，高雅暗持，卻怎奈遭受外力摧折。²⁹故「愁肺」除了呈現客中臥疾的事實，也含帶幽蘭獨香的志節與仕途寥落的苦恨。

職是，李賀與仕途高度勾牽的疾病呈現，皆為展現自我步履仕途的艱難形象——進仕前之嘔心孜矻，進仕時之官卑人微，退居時之清守孤芳。以下進一步分析李賀如何藉由所患疾病的特質，益加強化飽受仕途摧殘的面目與心境。

（二）少壯即枯的慢性肺疾

「愁肺」雖不能直指李賀肺疾，然若由肺的臟腑特性與李賀病貌，雙向驗證李賀「肺有疾」，確有可察之跡。據醫書載述，心肺同居胸中，心為君主，肺居上位為宰輔，職司血氣循環周流，敷佈滋養周身，五臟六腑皆受潤於肺，體表之皮膚、肌肉、腠理也歸肺澤

²⁶ 唐·王冰次注，宋·林億等校正：〈陰陽應象大論篇第5〉，《黃帝內經·素問》，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33，卷2，頁8-9。

²⁷ 詩人善用憂鬱傷肺成疾的醫理，藉「愁肺」展現理想受挫及被棄的痛苦。如鄭谷〈蜀中春日〉：「不嫌蟻酒衝愁肺，卻憶漁蓑覆病身。」清·康熙：《御定全唐詩》，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23，卷676，頁3。

²⁸ 幽蘭品格在唐詩中時有所見，如張九齡〈感遇其一〉：「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劉禹錫〈衢州徐員外使君遺以縞紵兼竹書箱，因成一篇〉：「水朝滄海何時去，蘭在幽林亦自芳。」清·康熙：《御定全唐詩》，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23，卷47，頁575、卷359，頁4057。

²⁹ 如崔塗之〈幽蘭〉：「幽植眾寧知，芬芳只暗持。白無君子佩，未是國香衰。白露沾長早，春風每到遲。不如當路草，芬馥欲何為。」清·康熙：《御定全唐詩》，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23，卷679，頁7848。

佈。³⁰更為要者，肺掌管儲藏經鼻而入之五氣，³¹人體若肺氣暢旺，潤佈代謝如常，調節溫濕合宜，周身內外即如雲霧灌溉，肌理細膩，皮髮光彩，骨肉勻健，面色明亮，神氣清爽。其根本原因在於，肺乃「魄」之寄藏處。「魄」受於孕初，有身後即由肺氣充養，以供維持暢旺的生命活動，《備急千金要方》綜述之「肺藏魄」最為清楚：

肺主魄，魄藏者任物之精也。為上將軍使在上行，所以肺為五臟之華蓋，並精出入謂之魄，魄者肺之藏也。鼻者肺之官，肺氣通於鼻，鼻和則能知香臭矣。循環紫宮上出於頰，候於鼻下，回肺中榮華於髮。³²

反觀李賀屢以描述的骨薄面枯與白頭疏髮之病狀，無疑為肺氣衰竭的表徵，³³按人體正常狀況：「八十歲，肺氣衰，魄離。」³⁴年八十，生命起點所構聚的精神元氣方才散盡，與外部世界的連結反應退化，身體宣告生命再無轉機興發之可能。而李賀自二十即有白髮落髮之驚，以及多次以枯白呈現病貌，絕非偶然之泛稱，肺虛所造成的素髮枯瘦，在生理意義上展現的是急遽衰老、向死的可能，此狀亦洩漏了自我價值之無由續航，足以激化他遭遇挫敗時的急迫情緒。

再者，由於肺所藏之魄構聚自生命胎始，凝合人之稟賦與本初，致使肺本身亦含有藏蘊初心本我的情志特性。兼則，肺臟「嬌嫩」³⁵，具潔癖，喜肅清，一有異物刺激，必將

³⁰ 〈素問·靈蘭秘典論第8〉：「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卷3，頁36。〈素問·五藏生成篇第10〉：「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其主心也。」卷3，頁42。〈素問·宣明五氣篇第23〉：「五藏所主，心主脈，肺主皮。」卷7，頁86。唐·王冰次注，宋·林億等校正：《黃帝內經·素問》，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33。

³¹ 〈靈樞·決氣第30〉：「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澤身、充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唐·王冰次注，宋·林億等校正：〈決氣第30〉，《黃帝內經·靈樞》，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33，卷6，頁369。

³² 唐·孫思邈，宋·林億等校正：〈肺臟方·肺臟脈論第1〉，《備急千金要方》，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3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54，頁525。

³³ 若肺衰鬱熱，輸佈津液不利，導致形體消瘦，容色憔悴，毛髮脫落。〈痿論〉：「岐伯曰：肺者，藏之長也，為心之蓋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肺熱者，色白而毛敗。」李賀少年白髮貧血，部分研究推測為腎氣衰竭所致。而筆者以為，李賀確實腎氣虛，然更根源乃始於肺之累損虛虧，致津液不足，無以養潤腎臟，影響了腎血封藏，便難以輸養毛髮，充實骨骼，經年形成了髮白面枯的病貌。唐·王冰次注，宋·林億等校正：〈痿論第44〉，《黃帝內經·素問》，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33，卷12，頁13-14。

³⁴ 唐·王冰次注，宋·林億等校正：〈天年第54〉，《黃帝內經·靈樞》，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33，卷8，頁391。

³⁵ 「肺為嬌臟，寒熱皆所不宜。」出自清徐大椿《醫學源流論》，唐人雖未明言，但意思俱在，嬌臟說亦為徐氏綜合前代醫籍文獻所得。清·徐大椿：〈傷風難治論〉，《醫學源流論》，收入徐大椿：《徐大椿醫書全集》上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年），卷下，頁202。

奮力排出。此初心至情、纖塵不容的特質，相契於愁苦呼天的詩人品性，致使肺疾在本質上充滿「自我呈現」的特質，形成流露襟懷，大聲宣發「自我」的載體。李賀長年為仕途與生計壓迫，胸中積累了志向不伸的憂悶氣結，他將理想與價值被屈抑的不舒泰，從內心鬱塞，至激楚宣鳴，盡吐於詩中，隱然可見肺主憂嬌嫩，纖毫必吐的臟腑特色，成為給予李賀「自我呈現」的切身感發元素。然此苦極呼天的行為，皆為耗損肺氣之舉，此時李賀再度善用鬱結陡劇的病勢，作為形象塑造與情感展佈的重要媒介。

考察元和4年〈仁和里雜敘皇甫湜〉中「疫氣衝髮」之猛暴病發，是李賀病歷中很關鍵的一段，在自我表述的肺傷病程中，會發現李賀強調病勢陡衝的意圖，乃為顯露不吐不快之讒毀不公的怨念。不適之起乃因肺氣本虛，抵抗力弱，外邪致病，風客於肺所引發的各種逆氣症狀。³⁶李賀尤其描繪「髮白面枯」之外顯病狀，以映現病勢驟急而至，此時本應緩息養肺，然李賀又展示真情宣發、纖毫必出的激切，將他人沮毀，無路可行的滯悶，訴發為逢犬迎吠之語：「洛風送馬入長關，闔扇未開逢楔犬。」氣結宣呼的情緒起落，伴隨「骨薄衝髮」病狀傾瀉，一個憂讒感憤的受害者形象即目而現。

故自元和4年，病舍於肺，陽氣受侵，兼之情志不調，病勢一路陡重。李賀壯年病亡，非僅單一臟腑病變，五臟相通，病氣傳變，最終多臟衰竭而壽盡。〈玉機真藏論〉記載病邪深種，真臟脈畢現，招致死亡的病勢發展：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項，身熱，脫肉破脰，真臟見，十日之內死。³⁷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指肌肉四肢枯瘦之大病癥狀，「脫肉破脰」指大肌肉下陷之險象。李賀長年髮白稀疏，枯單無華。經久病邪深種，肺臟精氣衰絕，愈發骨枯肉陷時，已臨凶險旋死的境地。

綜上所述，疾病固然暗藏了消極的訊息，被疾病拖累的身體形成通往理想的阻礙，此亦是李賀病辭時一再感慨：「何事還車載病身」、「終軍未乘傳，顏子鬢先老」。而於吟詠病情，聯辭結采之際，疾病卻展現被詩人賦予意義的積極面向，李賀將肺疾傷憂虧虛的症狀，

³⁶ 〈玉機真藏論〉：「風者，百病之長也。……病入舍於肺，名曰肺痺，發欬上氣。」〈肺氣客熱方〉：「肺氣客熱，暴傷風寒。」唐·王冰次注，宋·林億等校正：〈玉機真藏論第19〉，《黃帝內經·素問》，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33，卷6，頁6-7。唐·王燾：〈肺氣客熱方〉，《外臺秘要方》，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3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10，頁5。

³⁷ 唐·王冰次注，宋·林億等校正：〈玉機真藏論第19〉，《黃帝內經·素問》，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33，卷6，頁8-10。

作為能充分呈現自我的真實取材，再度索回疾病的發語權，鎔鑄期待被看到的自我形象及情感內涵。

尤以肺主氣藏魄，肺氣暢旺，內外強韌是盛年的表徵，展現人剛健不息，思慮明晰的一面，如同盈滿了承載生命價值的續航力。而對照李賀病程 20 歲至 27 歲命終，涵蓋生命最精華之青壯時期，亦為命世立業的活躍階段。李賀在形容本壯的年齡，肉銷骨立的慢性肺疾卻挾著挫敗的預告襲來，極度阻礙李賀進欲摩拳擊劃，退願堅勁朗闊的少壯心志。身體底處浮現的虛弱削瘦、白眉氣促的疲軟感，呈現了與外部世界隔斷且欲振乏力的孤離形象。

並且在肺疾的病理意義上，抑悶焦慮的情緒反饋確實有增強病情的可能。李賀在每一段仕路進退中不斷強化身疾與仕途同惡相濟，以及銳意刻劃的白髮面枯，必然是在其身體底處浮現之真實病感的基礎上踵飾增華，而每一次描述遇挫後猛然而現的枯敗病容，都是仕途極盡險惡之狀的鏡象反射。如此意欲表露的勤奮不倦卻挫敗孤獨的自我形象，就顯得真實且令人同情唏噓。另一方面，當相違於壯年的虛虧感，與青春本然的熱切渴求，併現於同體一時，疾病經驗令其擁有超越同齡人的敏銳。他能穿透式的體會有情物的開始與終結，縮影式的觀照生命本然的虛空，開啟從自我存在與生存處境關係間的反思，直至打開生命終極的探問與解答。於是，託身在各種魂體中敏銳剔透的形象，宛然出現在世人面前。

因此，在與仕途共盪的疾病書寫意識基礎上，並透過憂悶虛虧的疾病切身感發。致使疾病不僅是李賀探索真實世界的鎖鑰，更是展現形象與展演情感的途徑，尤其李賀的呈現方式是直接將「自我」躍然紙上。

三、疾病呈現中的自我指稱

綜上所述，李賀透過緊密勾連仕途之重要時間環扣，以及髮白面枯的疾病敘述，強調肉眼可見之遭讒見棄在身心的打擊。故於詩中出現疾病相關的「自我指稱」，與生存處境間不和諧的關係不言而喻。李賀將這樣的病我，初時呈現在與衰病形象相關如「病客」、「垂翅客」、「龐眉書客」之自我指稱上，闡述自我價值流失過程中的孤獨與焦慮。進而在疾病結鬱而縱深的孤離感中，潛入深層的反思，為了展現自我存在衰敗掛空的實相，李賀從物色飄零中汲取病我形象，以「春老」、「秋姿」展示生命本質性之幻滅。最後，當李賀正式走入仕途，藉由「病客」、「書客」兩種指稱之矛盾碰撞，昭示奮發詩書，直至價值幻滅，最後接納自我的過程。

(一)「垂翅客」、「龐眉書客」：用心卻折敗的自我指稱

元和4年落第鄉居之〈昌谷讀書示巴童〉，出現「垂翅客」充滿強烈挫敗感的自我指稱。唐詩中「垂翅」的意涵，本兼含病衰與失意，³⁸而李賀先將其肺疾疲弱無力的真實病感，藏匿在失意落敗的現況中，使「垂翅」呈現一少年舉子奮力求勝，卻辛苦折敗的經歷濃縮。³⁹李賀再將詩景視域拉遠，讓疾病被強化在「垂翅客」的存在場域中——「蟲響燈薄」烘托貧滯寂寥的困窘，「夜寒藥濃」圍塑疲病脆弱的苦態——蕭條閉鎖的場域為失意臥疾的孤寂感，添加了渲染的效果：

蟲響燈光薄，宵寒藥氣濃。君憐垂翅客，辛苦尚相從。

〈昌谷讀書示巴童〉（卷3，頁104。4年，20歲。）

孤離是存在焦慮中的核心感受，當寂寞被拉升到最濃烈的氛圍，「巴童」作為與「垂翅客」唯一相關對象的出現，李賀自我形象塑造便經由兩人互動得以完成。「憐」是「垂翅客」的意識投影，揣測「巴童」面對被隔絕於核心價值之外的我，憐憫同情而相隨照顧的心態。故「巴童」對「垂翅客」是「憐」（外見我），而「垂翅客」欲展露於外的形象與情感，於詩題「讀書示巴童」（我示外）中表明心跡——經由「臥疾苦讀」的姿態示外，讓世人看到孤寒中仍執著用心的形象。

同年李賀離開昌谷，重返洛陽再圖未來，以「龐眉書客」、「垂翅」的衰病形象，復次強調譏毀落第經歷，加劇在病程上的髮白虛枯：

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高軒過〉（卷4，頁154。4年，20歲。）

詩中李賀以「書客」自指，顯示用心詩書仍是自我認定之立足世間的定位與價值，「龐眉」乃眉毛黑白相雜，指涉老狀，⁴⁰不若年輕人眉目朗朗，亦為李賀肺氣虛虧所顯的衰老病徵。

³⁸ 如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重送劉十弟判官〉：「垂翅徒衰老，先鞭不滯留。」唐·杜甫，清·仇兆鰲校注：《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頁75、頁2005。

³⁹ 「垂翅」據曾注：「愁病從失意來，故曰垂翅。」姚注：「長夜抱病，遭時蹭蹬。」皆示李賀病痛與冷遇相染互增。唐·李賀，明·曾益：《昌谷集》，卷3，收入楊家駱主編：《李賀詩注》（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頁132。唐·李賀，清·姚文燮：《昌谷詩集註》，卷3，收入清·王琦等：《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頁246。

⁴⁰ 「龐眉」在唐詩中時指老人，如杜甫〈戲為韋僮雙松圖歌〉：「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

⁴¹將「書客」冠上疾病意義的「龐眉」，意味李賀知曉自我價值的追求仍須被壓縮在點滴衰歇的病體中審視，是而，失意疲病的「龐眉書客」，面對零落飄亡之向晚秋蓬萌生了同情共感，繼以迸出無生機之「死草」，具象描繪不第在生命中深烙的傷害，暗示「龐眉書客」持續摧殘必至「死草」的結局。此刻「華風」忽起，印證「書客」之「自我形象」確立，必須來自另種互動關係——若無人（韓愈、皇甫湜）認同引薦，執著用心的「書客」形象又何以為據。

由此發現「龐眉書客」、「垂翅客」的疾病呈現中，李賀不著意身體不適的描繪，而是從肺氣虛損，移感至與失意相涉之疲弱困乏、卑微幽獨的形象與處境。對李賀而言，賦予疾病與仕途高度相關的因果，確實能強化避諱事件中遭遇的不公平打擊，藉此抒發懷才不遇的悲憤。因此，「龐眉」、「書客」、「垂翅」雖非李賀獨創，將它們繫聯一起，並與寄身漂泊的「客」相連，意圖透過疾病呈現之自我指稱，將感憤不平擲入更深邃的反思中。是故，「客」既能表示擅長熟稔某事物，矛盾的是，又不能確定自己得以憑此而獲得定位，人始終難以掌握不由自主流失的自我價值，即使詩文為立身之憑據，生命很可能仍是無從歸屬的孤獨存在。因此，「死草生華風」固然喜不自勝於獲得展翅高飛的生機，也隱然揭示了嘔心詩書之「書客」，價值定位還須仰賴知遇關係得以實現。

（二）「春老」、「秋姿」：生命實相的自我指稱

是以，「龐眉書客」能深為「秋蓬」之零落所感，李賀想要陳述在病中所體察的生命有限與際遇無常，即使「死草」與「華風」之遇，都是偶然。最終生命存在的實相，就是趨向衰敗掛空。因此，世間有情物皆由熱鬧開鑼，經風雨相摧，流轉飄零，最後趨於暗杳，歸於微沫，化作細塵。人生始末實與「死草」、「雨沫」、「春老」、「秋姿」、「荒涼月」、「聲波小」、「芙蓉老」、「嫣香落」、「桃花亂落」之大自然飄零無本質上區別，細物投射的既是向老趨杳的終局，更為繁華、飄零而滅逝的真實面貌。過程中，芙蓉嫣香經歷的是春去秋來之風雨相摧，李賀則沉陷病苦衰疲的急索催逼中，是而有「春老」與「秋姿」，由疾患全感而來之物我合境的體會，作為疾病視角下的反思與觀照的「自我指稱」：

客枕幽單看春老。〈仁和里雜敘皇甫湜〉（卷2，頁83。4年，20歲。）

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唐·杜甫，清·仇兆鰲校注：《杜詩詳注》，卷9，頁758。

⁴¹ 〈風論〉：「歧伯曰：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焮然白，時咳，短氣，晝日則差，暮則甚，診在眉上，其色白。」唐·王冰次注，宋·林億等校正：〈風論篇第42〉，《黃帝內經·素問》，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33，卷12，頁3。

李賀描繪臥枕病客，形影漂泊中春天就「看」過了，「看」的是一春春華光逝去，無由振興的衰敗蕭條。而「春老」不僅為眼前溜走的春華，更是病我鏡象「少壯即枯」的反射，指向疾病迅速刻劃於體貌上的骨相寒薄，兩鬢疏白。李賀更將病體凝寫為「秋姿」，具體呈現髮白身枯，病根深重的「病骨」形象：

咽咽學楚吟，病骨傷幽素。秋姿白髮生，木葉啼風雨。
燈青蘭膏歇，落照飛蛾舞。古壁生凝塵，羈魂夢中語。
〈傷心行〉（卷2，頁77。）

「幽素」是與「病骨」共盪的索寞破敗之境，此境之冷寂乃圍繞在物我搖落的生命流轉，與不遇情懷的仕宦漂泊上。⁴²秋聲直接度刻在白髮病容，融射在觸目所及的物象——「飛蛾」與「古壁」——飛蛾振舞與古壁生塵雖是動向的情態，然飛蛾拂火終為靈光乍閃，古壁不絕而生者只是堆佈的舊塵。世間萬物都如「秋姿白髮」經衰疲入凝寂，生命再如何興發，「秋姿」所生唯「白髮」而已。接連末句最苦，「羈魂夢中語」使得「秋姿白髮」的枯敗顯得虛幻又具體。既言生為羈客，死作羈魂，「秋姿白髮」最終必走向幻滅，流轉的生死場亦如夢虛幻。然而，人在衰敗幻滅中的孤寂感卻是真切的，「羈魂夢中語」道盡了生命的實相僅存微末幽隱的痛苦泣訴。

「春老」與「秋姿」的自我指稱，展露李賀在疾病感知上的超越性察識，疾病返照的處境不只單一性的冷遇，而是深刻突顯一巨大全面的空懸，人世間衰變湮沒的實相，皆因「少壯即枯」的肺衰魄離而清晰可見。另外兩首詩，〈銅駝悲〉與〈日出行〉中雖未直接出現疾病字樣，然銅駝厭見桃株笑與遊子悲感日光銷人，都是元和4年疾病感盪中，透視了人在任何處境皆流轉湮滅的事實：

落魄三月罷，尋花去東家。誰作送春曲，洛岸悲銅駝。
橋南多馬客，北山饒古人。客飲杯中酒，駝悲千萬春。
生世莫徒勞，風吹盤上燭。厭見桃株笑，銅駝夜來哭。
〈銅駝悲〉（卷3，頁133。4年，20歲。）

「橋南馬客」是凡夫視角，指奔走仕途及尋春遊歷的李賀自己，同時又創造一透看古今剝

⁴² 「幽素」據曾注：「以窮愁不遇之懷，逢搖落之景。」唐·李賀，明·曾益：〈傷心行〉，《昌谷集》，卷2，收入楊家駱主編：《李賀詩注》，頁60。

蝕的「銅駝」全位視角。此刻凡夫對景懷傷，自去索酒為伴，反之擁有千年軀的銅駝，卻不嘗欣喜而臨風哀泣。只因其閱歷了無情天之千萬春，是周而復始在春來秋去中，刷清代代寄客的青春堆砌而成。⁴³是故銅駝在橫貫古今的廣角中，透視同在春風吹拂中「橋南馬客」與「北山墳塋」，兩者是一不二，揭示繁華轉空，忽焉滅逝的生命實相。因此，凡夫誤以為眼前追紅逐綠就是生命本然，不知以人之微末，只能經歷一世之剎那芳春。在日居月諸的流動中，格外突顯人生的徒勞無功。因此，每日初生的朗朗日照，在遊子眼中，皆是蝕人害物：

徒照葵藿心，不照遊子悲。……奈爾鑠石，胡為銷人？

〈日出行〉（卷4，頁138。6年，22歲。）

曾益：「有日有悲，照猶不照。」⁴⁴葵藿喜隨日光傾轉，因得牽引而滋長，李賀卻見晨光夕昏遞進，徒使人終身役役，流轉不息，還剝蝕青春，襲走流年。價值幻滅之苦不止於日出勞作，不見成功，更苦於生死倏忽，盡為天地寄客，不曾有一席的歸屬棲身。

是以，春日桃株與日下葵藿，任何展現青春氣息的事物，以及昂揚欲試的姿態，李賀皆能透見徒勞無功、沒入寂寥的終局，〈浩歌〉（卷1，頁55。）⁴⁵中接連以「玉蟾蜍」、「衛娘髮薄」、「秋眉」挑出內心真實的恐懼。良宵漏盡，綠眉新妍瞬時刷白，男兒二十欲奮發，然催命促逝的病體，能即時獲得君臣偶合之幸乎。壯年病體虛虧使其缺少足量的歲月，疾病所加深的刷然髮薄之思，使得李賀陷入焦思——「風前幾人老」前，註定先迎來「星星髮」，而非「紆雙綬」。

因此，以象萬物零落之「春老」、「秋姿」，使「少壯即枯」的病我形象被刻意彰顯，他意欲傳達的是，人如何無法掌握隨著病體衰化而流失的自我價值。疾病使其透視有情物

⁴³ 「銅駝哭」據曾注：「銅駝夜來哭，因春去之易，生死不免。」姚注：「銅駝閱歷已多，不勝變遷之感。」另如陳本禮《協律鈞玄》：「唐自安史亂後……而當時秉國者，猶然醉生夢死，不知悚懼，此銅駝之所以夜來哭也。」又《晉書·索靖傳》：「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兩說將「銅駝夜哭」坐實為哭當世以喻亡國。筆者以曾、姚二注為是，銅駝悲起於萬物遷化，委質泥塗。而亡國僅為萬物變遷中之一環，賀作意主以銅駝哭而表生死無情、光陰遞速之驚。明·曾益：《昌谷集》，卷3，收入楊家駱主編：《李賀詩注》，頁130。清·姚文燮：《昌谷詩集註》，卷3，收入清·王琦等：《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頁261。唐·李賀，清·陳本禮：《協律鈞玄》，卷3，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13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473。唐·房玄齡等：〈索靖列傳第30〉，收入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95年），卷60，頁1648。

⁴⁴ 唐·李賀，明·曾益注：〈日出行〉，《昌谷集》，卷2，收入楊家駱主編：《李賀詩注》，頁157。

⁴⁵ 錢譜繫於元和4年，吳譜繫於元和5年春，年21，皆為官奉禮前所作。錢仲聯：《夢苕盒專著二種》，頁37。吳企明：《李長吉歌詩編年箋注》，頁840。

幻滅的結局，在此根源性的失落中，賴以立身之詩書才能，卻成為突顯價值幻滅的施壓點。尤其在入職奉禮郎後，這層矛盾透過「書客」與「病客」的「自我指稱」而被直露揭開。

（三）「書客」、「病客」：奮發、幻滅、接納的自我指稱

元和5年春，李賀終以祖蔭官奉禮郎，而此掌管朝會祭祀禮儀之官，與李賀期盼相差甚遠，嘗於〈始為奉禮憶昌谷山居〉自述難以忍受官閑職冷，無人聞問的處境（卷1，頁39）。在幽居崇義里時自稱之「落寞誰家子」，一個將宗孫、長吉之任何直指「自我」的指稱皆隱去的形象描述中，看似憂傷低訴，卻是高調寫盡與周遭處境嚴重疏離，自我價值得不到彰顯的寂寥辛酸：

落寞誰家子，來感長安秋。壯年抱羈恨，夢泣生白頭。
瘦馬秣敗草，雨沫飄寒溝。南宮古簾暗，溼景傳籤籌。
家山遠千里，雲腳天東頭。憂眠枕劍匣，客帳夢封侯。
〈崇義里滯雨〉（卷3，頁110。5年，21歲。）

「誰家子」之落寞形象的展露，亦賴於臥疾隔世的烘托。而將病感推波生起的，是令人窒息壓抑的長安秋天——詩題的「滯雨」，與「瘦馬」、「敗草」、「雨沫」、「寒溝」、「簾暗」、「溼景」，以及遠處遮蔽家鄉的「雲腳」——瘦馬細嚼乾枯草料，雨絲飄落寒溝，南宮在重重雨幕中渺不可及，此刻報時的竹籌聲竟穿透雨幕，致使時間就在眼前流動，靜悄的、細微的卻又深具殺傷力的挾著秋雨寒意襲來，一聲聲堆生了客裡的白頭。「白頭」為「羈恨」的表徵，呈現在體貌上是急切且鮮明的刷白病容。此刻病感勾起自身從奮發到幻滅的艱辛歷程——壯年如秋，百花殺盡，長安城中無枝可棲，無人在意的誰家寄客，做夢都為羈留空懸而哭泣。

而真正的「病客」指稱，出現在稍後的〈穎師彈琴〉中，李賀特以「暫別」兩字展現臥疾許久的病況，烘托「病客」寂寞困滯的基本形象：

涼館聞弦驚病客，藥囊暫別龍鬚席。請歌直請相卿歌，奉禮官卑復何益。〈穎師彈琴〉（卷4，頁185。6年，22歲。）

當涼館聞弦驚坐，霍然暫別藥囊龍鬚席的「病客」，接連被李賀賦加了失意寂寞與渴望認同的意義，此刻官卑職微，不被重視的自我呈現益發清晰。是故，穎師登門求取贊詩與李

賀病起的回應，表明了若要解除委頓寂寥的「病客」形象，必須使自我認定的形象——「書客」——獲得價值認同的撐持。可是，很快地，李賀在羈留長安三載的回顧中，「書客」最終仍以失敗的形象出現：

長安風雨夜，書客夢昌谷。怡怡中堂笑，小弟栽澗茶。
家門厚重意，望我飽饑腹。勞勞一寸心，燈花照魚目。
〈題歸夢〉（卷4，頁168-169。元和7年，23歲。）⁴⁶

詩中將棲梧食竹的期待及漂泊寄生的現實，同體併現於「書客」之自我指稱，呈現能文之士顛沛流離的艱難現狀。因此，「風雨夜」是滂沱大雨的實境，亦是轉徙無依的苦境投射。雨前靜夜將李賀迎入了酣美鄉夢，沉浸在母慈弟愛的歸屬感中。倏地風雨驚夢，枕畔自我迴視，李賀憶念「飽飢腹」是慈母對愛子之不求宦達，只望平安的真情關愛，對比我之多年奔勞，最終門戶無撐，壯心未展，似乎也只能退求薄祿，聊果飢腹。故在真實的長安雨夜與虛幻的溫暖鄉園對比中，李賀以「書客」展現少時勤勉孜矻，詩文立身，今時窮愁落拓，生計皆無的孤離形象，揭開搏盡全力卻仍遭催磨的困頓實相。

當李賀再次以疾病形象出現，是於病辭歸途中，潛入了自我迴照的獨白，藉由描述病如枯槁與心如茶蓼的身心狀態，訴說自己被仕路消蝕的人生，同時也通過疾病形象，再次宣告詩書傍身之價值追尋的失敗：

束髮方讀書，謀身苦不早。終軍未乘傳，顏子鬢先老。
天網信崇大，矯士常慄慄。逸目駢甘華，羈心如茶蓼……
思焦面如病，嘗膽腸似絞。京國心爛漫，夜夢歸家少。
〈春歸昌谷〉（卷3，頁127。元和7年，23歲。）

「終軍」與「顏子」分別敘說自己從一讀書命世，壯志爛漫的「書客」，歷經科名蹭蹬，最終成為矢志感憤，發軔東門的「病客」。詩中「天網信崇大，矯士常慄慄」乃李賀之自我嘲諷，朝廷羅佈天網納賢，我卻勞勞剛直，徒費無益。而隨詩之尾聲，李賀遠離京師塵囂，返家後的心情呈現一大轉折：

⁴⁶ 朱譜與錢譜皆繫元和5年至8年的在京期間。朱自清：〈李賀年譜〉，頁910。錢仲聯：《夢苕盦專著二種》，頁53。吳譜繫元和7年，賀23歲。吳企明：《李長吉歌詩編年箋注》，頁861。

聽講依大樹，觀書臨曲沼。知非出柙虎，甘作藏霧豹。
韓鳥處繒繳，湘儵在籠罩。狹行無廓落，壯士徒輕躁。
〈春歸昌谷〉（卷3，頁128。）

李賀在故鄉的依存感中安置身心，生命闢出一自在空間，臨沼觀書的適志怡情之舉，反映李賀暫時接受了核心價值空懸的孤離感，此刻呈現的書客形象，迥異昔日「示巴童」之特意高舉的嘔心詩書形象示人，轉換為從容排遣的自適姿態，「疾病」也不再以過度承擔仕途挫磨的樣貌展露於世。

顯著的例證為鄉園抒懷之〈南園〉十三首，展現能夠接納生存處境與疾病共伴而來的有限性，於是能較為輕鬆的看待委頓臥疾的自我：

花枝草蔓眼中開，小白長紅越女腮。可憐日暮媽香落，嫁與春風不用媒。
（其一）……

三十未有二十餘，白日長饑小甲蔬。橋頭長老相哀念，因遺戎韜一卷書。
（其四）

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十五州。請君暫上凌煙閣，若箇書生萬戶侯？
（其五）

長卿勞落悲空舍，曼倩談諧取自容。見買若耶溪水劍，明朝歸去事猿公。
（其七）……

泉沙軟臥鴛鴦暖，曲岸迴篙舫艫遲。瀉酒木蘭椒葉蓋，病容扶起種菱絲。
（其九）

邊讓今朝憶蔡邕，無心裁曲臥春風。舍南有竹堪書字，老去溪頭作釣翁。
（其十）……（卷1，頁61-63。8年，24歲。）

組詩第一首以花開花落起興，「不用媒」意天造地設，理應如此，花朵嬌豔只有剎那美麗，最終歸宿必是飄零淪落，化入春風。病感深化了境遇中破敗落空的現實感受，故李賀由生機蓬勃的春日，直觀春景終局，再迴視自身堪比越女腮頰的錦繡才華，自覺最後也難脫「舍南有竹堪書字，老去溪頭作釣翁。」寥落鄉間的結局。詩中雖未自稱「書客」，字句間皆是對尋章摘句「少年書客」的自我呈現與「日暮媽香落」的現狀體察，即使欲功圖凌煙，限於朝廷尚武及因諱遭讒，⁴⁷李賀深切察識，藉詩筆難以自立價值，必須考慮依附蕃鎮武

⁴⁷ 王琦〈南園其四〉注：「連下三首讀之，皆是左文事，右武功，其意可見。蓋當元和年中，頻歲爭討，

功的時代現實。是故，退如長卿「勞落空舍」，進如曼倩「詼諧取容」，進退兩造皆呈現大時代中能文之士價值空懸的困窘。

何況，疾病附著體貌上的衰弱，加劇墮入更具象的現實——「病容扶起種菱絲」——據曾注與姚注，菱絲或種或象白髮病容，⁴⁸兩重意象皆不違背，水畔撐蒿種菱，見莖如亂絲，相顧水鏡亦髮白凌亂，病容暗澹。身浸枯悴的病感，李賀自知難再支承所有理想中的豪邁行動，或者長卿、曼倩須與絢麗的恩遇都不會發生，在無定仕路與無常生命的雙重掛空下，病困中直見飄零孤離的未來，只能掀酒來飲，聊澆壯懷，最後嫁隨春風，料理細碎，作一棲處鄉園的老雕蟲。

此刻，屢屢強調自我孜孜用心的「少年書客」形象微微擦淡，髮白身枯「老雕蟲」的自我呈現被確立，李賀接受種種限制而構成的自我價值的失落，甚至接納永遠被拋離在價值核心外的枯病自我。疾病的正面能量就此啟動，生命剔除虛假的負擔，為真實存在的思考留下空間。在〈昌谷北園新筍〉的組詩中，如玉「新筍」長成飄逸的「老竹」，正是「書客」與「病客」進入相融共合之安定感的最佳註腳，自我形象即以一從容悠然的樣態款款呈現：

籜落長竿削玉開，君看母筍是龍材。更容一夜抽千尺，別卻池園數寸泥。

〈昌谷北園新筍其一〉

斫取青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離離。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啼千萬枝。

〈其二〉

家泉石眼兩三莖，曉看陰根紫脈生。今年水曲春沙上，笛管新篁拔玉青。

〈其三〉

古竹老梢惹碧雲，茂陵歸臥嘆清貧。風吹千畝迎雨嘯，鳥重一枝入酒樽。

〈其四〉（卷2，頁89。8年，24歲。）

初時，筍殼脫落，新筍抽高，形態晶瑩，本質美好如玉，緣於「母筍是龍材」，暗喻隴西貴裔。「更容」兩句指新筍盡情抽高，離開母家，拔地入青雲。此原為李賀初志，不料與

一時文士受藩鎮辟召，效力行間，致身通顯者，往往有之。」〈南園其七〉注：「言能文之士如司馬長卿、東方曼倩，猶不能得志於時，況其次者乎？學書何益，不如去而學劍也。」唐·李賀，清·王琦：《李長吉歌詩彙解》，卷1，收入清·王琦等：《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頁61-62。文士難以自立價值，須依附藩鎮，方可位躋通顯。李賀雖神往，卻也不免傷感。

⁴⁸ 「種菱絲」據姚注：「菱絲曰種，是病後對鏡，忽見白髮也。」曾注：「病容初起，酒後種菱。」唐·李賀，清·姚文燮：〈南園其九〉，《昌谷詩集註》，卷1，收入清·王琦等：《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頁224。

願相違，是將遭憂的悲悽，如屈原般灑入詩篇，刻劃在香膩的竹皮上，但是，這些飽浸憂傷的字句又有誰欣賞，最終只有蒙蓋在露積煙迷之中。即使寂寞無人賞，新筍仍會持續生長？第三首給了答案，石縫間沙岸旁，宛若青玉般的竹節挺拔而出，同樣也能成就「別卻池園數寸泥」的願志。

前三首依竹溯回過去與現在，第四首則由現在眺望未來，今之「新筍」經久也會挑拔成眼前拂動雲霄的「古竹」，此乃「龍材」之本質初志。詩尾「風吹」兩句透過隔與不隔的兩層意趣，蘊含幻滅中自我價值的依憑——竹與人兩隔，意在鄉園中風吹雨嘯的修竹，飛鳥躍梢的竹影，搖曳入酒樽，此幅清幽鄉景就是為文病客的依歸。若竹即人，那麼，老竹從容閒雅的敞開迎風納雨的胸懷，如同經歷世間興衰起伏後，僅是輕輕搖曳，生命自成一幅清美畫卷。

從新筍初生之清翠拔出，中經風雨困滯，最終修得老竹的風儀灑落。李賀「以竹自喻」，呈現年少嘔心詩書，經貧病挫磨，接受、整合而找到真實存在的心路歷程。不同於長安孤立無助的經歷，鄉園提供了李賀熟悉溫暖的依存感，這也是為什麼他得以從「書客」與「病客」的矛盾中解鎖，在無盡幻滅的實相中，心安理得的「接納此刻的自我」就是生命的真實存在。

直至元和 8 年夏季，李賀在生計糊口的壓力下，再次決定離鄉謀職，旅居潞州依附張徹，希冀能見用於昭義節度使鄒士美。離開了家鄉溫暖的依憑，李賀再度被拋入流離的場域中，一個落落長愁的自我指稱——「隴西長吉摧頹客」——出現在初抵潞幕，寄主張徹為他洗塵的筵席：

隴西長吉摧頹客，酒闌感覺中區窄。葛衣斷碎趙城秋，吟詩一夜東方白。〈酒罷張大徹索贈詩時張初效潞幕〉（卷 2，頁 82。元和 8 年，24 歲。）

為了回應張徹求取詩歌，此詩近三分之二都是稱羨張徹的美才與美遇，在大段美好陳詞後，失意感從心中悄然滑出。「隴西長吉摧頹客」連貫而下的自我指稱，是李賀回思過往飄零的經歷，吞吐出最切合「我」之存在呈現，蘊含了自我價值逐層斷裂的焦慮，而此焦慮源自王孫貴裔「隴西」之出身，及失意窘迫「摧頹客」之作結的清晰事實。飲宴間對比的窮困侘傺，顯出宗孫價值的虛乏，再次掀開此生憑恃的存在價值——斐然詩文與天潢後裔——根本無以傍身，一身單薄的夏衣足見窮愁。此或為李賀決意趨隨大勢，再謀一局，效力藩鎮的原因。

客居張宅一年餘後，元和 9 年秋，李賀 25 歲，在〈潞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

兄)中以「病客」自指，一反過去經由疾病強調之仕路艱辛，而是流露病客對周圍境遇的細膩感悟，呈現出生命境中猝然翻墜的無常性衰歇：

秋至昭關後，當知趙國寒。繫書隨短羽，寫恨破長箋。
病客眠清曉，疎桐墜綠鮮。城鴉啼粉堞，軍吹壓蘆煙。
岸幘褰沙幌，枯塘臥折蓮。木窗銀跡畫，石磴水痕錢。……

〈潞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卷3，頁107。元和9年，25歲)

病客於拂曉寒凍中驚醒，寄箋寫不勝寫的愁懷柔腸，皆是從客中臥病的處境深切品嚐而來。晨起見窗外鮮綠瞬息翻黃墜落，體膚與見聞皆感知季節遷化之急速，恰如自身病苦突發少壯，無常反手可見。信步走出，病中所觸皆為一片寂寥衰敗，枯塘折蓮、銀窗剝落、苔生石階、瓦松乾枯與獸樣殘缺，以及煙霧漫卷的蘆葦間，流洩出寒鴉悲啼，號角低鳴。此時已近病勢陡重的臨終時期，李賀並未著墨於病體實質的不適，卻一再傾吐羈旅寄居的身世悲慨，詩中也未宣告從「書客」到「病客」的挫敗，而是藉殘景揭示生命的一籌莫展及脆弱無依，只能任憑自我價值在各類型的衰歇中寂寂無聊至掛空消亡。

潞幕是李賀生命中最後一段仕途，從初抵潞「隴西長吉摧頹客」之窮愁潦倒的自我指稱，到最後一次於潞州張大宅中「病客」的呈現，皆不曾寫下任何如當年——「逢獬犬」、「矯士慙慙」——令他積鬱增傷，憤聲疾呼的理由。李賀僅於病苦的演示中，抒發由疾病感盪而出的觸物情懷，「病客」以一透見生命本質的全視角形象，宣告有情物奮力相搏，最後仍是獨去獨來，註定價值空懸而無所歸屬。

此為李賀對疾病所引發的身體感最深摯的體會，而當他察識了幻滅即真的實相，自己應然的存在位置即刻躍出。他決意離開潞州，心情流露於出發前之作：

悲滿千里心，日暖南山石。不謁承明廬，老作平原客。
四時別家廟，三年去鄉國。旅歌屢彈缺，歸問時裂帛。
〈客遊〉(卷3，頁110。10年，26歲。)

益發虛虧的病體使李賀對春秋改節十分敏銳，客裡逢春意味著空懸的等待又度一年，此行本有依從藩鎮之實質目的，詩間卻流露出漫無目標的索寞，顯見久滯無果，深感生命在寂寥中忽奄化逝，對於此次宦遊的反省瞬息擴大。詩中以「馮諼彈缺」的典故，似為表達對際遇的企求，而真正的渴盼卻陳於隨之開展的下句——「歸問時裂帛」——奔赴鄉園的期

望，代表李賀逐漸擺脫了「書客」與「病客」價值定位與否的糾纏，接納了病弱無繼，價值空懸，而此刻僅渴望溫情的自我。

綜觀李賀之「自我轉換」所鋪設的情感脈絡，初以「垂翅客」及「龐眉書客」書寫衰弱病體與枯敗病容，刻意展現父諱誅心之論施加於自己的傷痕。而時移病增，進而觀照宇宙運行中萬物脆弱無常的存在與處境，產生具有強烈現實意義的疾病呈現，經由「春老」、「秋姿」物我合境的自我指稱，呈現少壯即枯而無由鼓振的形象，直指生命遭受最本源的挫磨，就是沒有支撐點的拋懸在終極幻滅中。入職奉禮郎後，「病客」與「書客」之疾病呈現所承載的情感意向產生了伴合效應。初始「病客」不斷以委頓羈滯的臥疾形象，承擔了詩書傍身之價值落空的巨大壓力，而在經歷了反覆抗拒事實的過程，李賀逐步把疾病映射的幻滅實相納進了自我意識，擺盪至足以調和強大病苦能量的轉捩點，再度溯回病中，理解並接納疾病所揭之一切關於自我與處境的實相。

而李賀的最後一塊自我呈現拼圖，綴合在展現生死幻滅的存在邊界上，李賀將「自我」藏身於齋志沒地而嚶嚶悲泣的魂靈們，極力呈現唯有價值認同帶來的歸屬感，得以對治生命無常脆弱的存在。

四、疾病邊界誕生的「自我」：齋志沒地

前文以「病客」、「書客」等之「自我指稱」，呈現擅文立身的意義落空，進而察識人生徒勞無功的幻滅孤離。雖然溫馨的鄉園親情，提供了暫時依存而撫慰失落的地方。然而，李賀對於存在價值仍懷有期待認同與歸屬的渴望，驅動著他不斷追索自我存在的依憑。⁴⁹此終極問題的探問，須仰賴疾病挾著本質性孤獨，持續將李賀推向疾病邊界，激發他刨向根本，潛入最孤獨的存在經驗——死亡——回應人究竟該憑藉什麼才能「真實存在」，最後一塊自我呈現的拼圖由此鏗然綴合。

值得關注的是，李賀並未著墨在死亡令人不安與陰鬱的心理層面，原因在於，一般人的死亡焦慮感，來自絕對性的孤獨體驗。⁵⁰然而，李賀對死亡的焦慮，卻一貫承繼著他在

⁴⁹ 「存在性孤獨」具有孤獨與渴望的「兩方面張力」：「一方面是我們對自身絕對孤獨的意識，另一方面是對接觸、保護的渴望，以及成為一個更大整體的一部分願望，存在性衝突就是這兩個方面之間的張力。」美·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著，黃崢等譯：《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9-10。

⁵⁰ 死亡能展現「存在孤獨」的各種極致，包含孤獨向死、無法代死、人死無法復生傳述經驗等，皆顯示「死亡是最孤獨的人類體驗」。美·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著，黃崢等譯：《存在主義心理

疾病呈現中展露的價值落空，延伸為齋志以沒的永久孤離。因此，他建構一生死相通的魂靈世界，⁵¹賦予了在無盡失落的疾病邊界誕生的「自我」，得以盡情宣發如何化釋生命始終的孤獨幻滅，並且找到存在的依憑。

李賀嘗道二十芳華心已枯朽，華年患病在其生命中的確佔有催死逼老的關鍵作用，在疾病的體悟中，李賀不斷突顯天之無情，筆下萬物——秋蓬、死草、媽香落——都是在成長過程中遭摧飄零，幻滅消亡。是故，深知「自我」無法憑藉著任何價值而存在，最後仍會被追斷絕與世間的連結而孤獨離開。而就在李賀「邊界處境」的臨想中，「死亡」竟是上天專為才德之士開啟而通往存在意義的捷徑。這被李賀巧妙安排在兩類人由生入死的相對境遇上，一為秦皇漢武，傾國力求長生，卻渺茫無濟，最終成為茂陵滯骨梓宮鮑魚。一為德性芬芳者，李賀藉顏回早夭、鮑照人微自我投射，敘述他們入世間屢遭讒毀磨難，疾病纏身仕路坎坷：

嗾犬唁唁相索索，舐掌偏宜佩蘭客。帝遣乘軒災自滅，玉星點劍黃金軛。……顏回非血衰，鮑焦不違天。天畏遭啣嚙，所以致之然。

〈公無出門〉（卷4，頁149-150。）

但是，李賀繼而編排多病早夭之後，才士們得到天帝配劍乘軒歸天的尊榮，體面死去與秦皇漢武滯骨鮑魚的終局，兩者差異「似乎」點出正面的思考，「死亡」對才士的意義不是「失去」，而是「復得」，不是「幻滅」，而是「連結」，死亡能彰顯自我價值被認可，那才是真實的存在。因此，同樣邁入死途，帝王徒勞無功，顏鮑動止軒昂，兩相映照，才士們所獲得的真誠愛重與理解，徹底化解了生命的孤離幻滅，使得他們不受死亡孤寂的侵凌。

當李賀極力描繪顏鮑的死後殊榮，其渴望獲得愛重理解的自我呈現也就毫不掩飾的宣明。背後的情感潛流，當蘊積於眾口鑠金的避諱事件，李賀詩中對病容病感的描繪多為指證仕途黑暗的打擊，背後呼之欲出的即是對知己遇合的強烈渴求。如〈致酒行〉中，與友人杯酒間自哀零落淒遲：「少年心事當拏雲，誰念幽寒坐鳴呃。」（卷2，頁87。）雖自勉當振奮通達，也暗遞期待得到憐惜認同之意。並且，李賀兩次在病中形容死木回春，病體忽癒，都是為了展現知己遇合足以療慰載病漂泊的徬徨索寞。〈高軒過〉中枯槁的「龐眉

治療》，頁374-376。

⁵¹ 李德輝認為李賀集中大量的鬼神詩，緣於家鄉為戰場重地，朝代更迭間兵民橫死無數，賀長於斯，積年浸染，胸臆間自有豐沛之鬼詩素材。筆者以為，戰場墓地固然蘊示了悲悽向死的情感基調，但是，丘墓古柏之外境給予的是歷身的臨場感，真正切身的生死悲思乃源於內在，虛虧病體仍是發動鬼神之想的原始觸媒。李德輝：《李賀詩歌淵源及影響研究》，頁60-68。

書客」，能復萌於華風，亦緣於韓愈、皇甫湜之惜重薦拔。而臥疾京師，聞弦忽起，也因穎師不棄微末，慧眼獨識。即使是落第病歸，辛苦相從的巴童，亦使李賀內心湧動著盈盈暖意。因此，俊偉如韓愈、皇甫湜的青眼抬愛，知音如穎師的登門求詩，微末似巴童的豆燈熬藥，都滿佈著綿密厚實的理解與認同。

唯有知己溫情所挾帶的價值認同，才得以解決生命價值的空懸幻滅，李賀走筆至此，「看似」死亡是才士們流轉生命的安息處。但是，他又決意戳破死亡的邊界，揭開生死無依的真相，繼而描繪著淒冷而活躍的魂靈世界之中，鬼魂羈愁萬斛，嚶嚶擾擾的悲切哭泣，由此呈現一個更悲慘的景況，如若帶著無人賞識的憾恨沒去，死亡亦無法終結生命本然的短暫不居及流年空度的孤寂。

為了呈現此生死無絕的悲傷體會，李賀將原本展現價值之建立與落空的「書客」、「病客」、「摧頹客」指稱隱跡，「自我」藏身於各種與他經歷相似的魂靈中，無論是〈公無出門〉配件乘軒的光榮鬼顏鮑，或〈綠章封事〉書鬼揚雄，在生前高才卑就的抑鬱形象背後，乃是惟恐齷志沒地的焦慮，透過他們死後的知遇，突顯李賀渴望得到認同歸屬的情感寫照：

綠章封事諒元父，六街馬蹄浩無主。虛空風氣不清冷，短衣小冠作塵土。
金家香術千輪鳴，揚雄秋室無俗聲。願攜漢戟招書鬼，休令恨骨填蒿里。
〈綠章封事〉（卷1，頁48。）⁵²

此詩寫吳道士夜醮，向天帝呈表奏章。時下天氣炎熱，疫癘流行，小民多死作塵土，書生亦寂處靜室，見棄世俗，對比了貴戚顯要於巷弄中千輪喧鳴，峨冠盛筵。詩中將「書客」隱沒，直以「揚雄」作為「小冠」轉度「書鬼」的關鍵，短衣小冠流轉人間，禍死為細塵，揚雄病困漂泊，壽短作書鬼，小冠與書鬼皆在世遭難，孰料書鬼更盡一層，兼受天理人事之雙重拋擲。是以，揚雄閉草太玄，淡泊守節，李賀真心為其生命寂寥消亡而同聲感泣。⁵³疾病摧折愈加強化生命的無常感，李賀以病身摹想寂寞填骨於蒿里的揚雄，生死都品嚐著無人聞問的淒涼，愁怨必會深植骨髓，入墓不安。於此，願以漢戟招之，是祭出對執戟郎揚雄之品格才能的愛重與安慰。

⁵² 〈綠章封事〉與下引〈金銅仙人辭漢歌〉，雖不以病為題，乃寫於長安病體委頓之時。長安期間之〈聽穎師彈琴〉中明確指稱臥病，可同視為李賀病感迴盪之悟發。此詩錢譜繫於長安時期，吳譜則暫繫元和6年。錢仲聯：《夢苕盦專著二種》，頁48。吳企明：《李長吉歌詩編年箋注》，頁848、855。

⁵³ 本詩旨在藉史事、當前事，感嘆貴族寒士榮枯不齊，視寫讀書人之艱難冷清。參見曾注：「謂之填，則齷志以沒者，豈特一揚雄已哉。」錢氏則議為指控政治混濁而作：「天上人間同一黑暗。」唐·李賀，明·曾益：〈綠章封事〉，《昌谷集》，卷2，收入楊家駱主編：《李賀詩注》，頁19。錢仲聯：《夢苕盦專著二種》，頁48。

小冠與書鬼既為血肉凡軀，卑微低賤、受人役使而孤獨湮滅的處境，似可想見他們生命的依憑，必得來自溫暖的價值認同。然而，李賀欲展露之存在幻滅的實相，以及反襯之情感依泊的力量不僅如此，在〈金銅仙人辭漢歌〉中，先是根源性的揭開舉凡人類所建構的世界，都是朝著喪失歸屬感的方向流逝。此摧頹感，是整全的，周遍的，萬物遷化以至於歷史因革，皆為曲終人散而孤獨死寂的必然歷程。⁵⁴由此強調，即使尊貴如劉郎傾力求生，最後同樣沒入幻滅，而堅實如銅人屹立千年，依舊不能自主地流動在辭漢入魏的歷史巨輪中：

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
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
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
〈金銅仙人辭漢歌〉（卷2，頁66-67。）⁵⁵

詩起於魂靈劉郎晦夜重巡，觸目為宮殿荒蕪寶物易姓，詩尾以月荒涼波聲小作結，首尾環合揭示有情寄客的現實終局。而詩之中段魏官強遷銅人，則為原本蓬飛的生命本質加劇了流盪，而轉折亦橫生於此處：此刻無情天變生了循環不已的有情物，荒涼漢宮的香桂與衰蘭，他們的清香枯敗都呈現了有情身的感慨，而最為情根深種者，乃凝結在銅人一朝臨別，淒然垂落的淚滴上。銅人本為武帝長生而鑄，精誠通乎鬼神，幻見武帝魂魄駕馬流連，是而久佇漢宮，堅守不移，由求仙使命而衍生執著情感，使銅人也深長出人的溫暖與情意。

情感雖無法撼動現實，銅人承露盤未使帝王長生，國祚永續。如果人的存在是以血肉身軀、權力名位而定，「武帝」結局必是「茂陵劉郎」，生如草木忽焉而過，愛物亦遷為他姓。但是，劉郎趁夜遊歸與銅人凝淚辭別，致魏官徒勞，牽車千里也難扭轉銅人心屬漢室，此「無情者變為有情」⁵⁶的幻想，乃是李賀意欲彰顯萬物以其深情本質，所萌發知心相惜的執著及渴望，成為寄客與所寄世間最緊要的牽繫，亦是無情的生死流轉、人世幻滅中，

⁵⁴ 周誠真說武帝與銅人：「同是蘊藏著失落了歸屬感的悲哀……月荒涼、聲波小是一個漸歸死寂的世界，世界萬物的歸宿都是如此。」周誠真：《李賀論》（香港：文藝書屋，1971年），頁128-129。

⁵⁵ 歷代注家多議此詩暗合時事，姚注指刺憲宗妄求長生：「憲宗將浚龍首池，修麟德、承暉二殿。」錢注指刺永貞事：「傷順宗之死及王叔文諸人被貶出京之作。」吳企明贊同錢氏，唯寫作時間由錢譜貞元20年，推作元和5、6年間，與沈子明日夕相與而知，託諷而作。綜論前人所考，筆者認為李賀書寫當下，胸中必連類思及憲宗浚龍首池，起承暉殿，或永貞舊事，然僅為世間有情物喪失歸屬感的事實，增添更多佐證。不論誤認長生可期的帝王，或壯志未酬的王叔文，或奮志詩書的李賀自己，都無法擺脫無常湮滅的事實。清·姚文燮：《昌谷詩集註》，卷2，收入清·王琦等：《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頁226。錢仲聯：《夢苕盒專著二種》，頁21。吳企明：《李長吉歌詩編年箋注》，頁847。

⁵⁶ 清·王琦：《李長吉歌詩彙解》，卷4，收入清·王琦等：《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頁67。

最有尊嚴的存在歸屬。

元和 8 年，慢性肺疾將其推至生命最末三年，鐘鳴漏盡的病感使李賀將自身投入鬼境中，齊同鬼眼蘊示生命的空茫與渴求。潞州行中經長平驛，⁵⁷拾得銅鏽斑斕的箭頭，趙國孤亡將士們深曠蹙頰的魂靈形象在眼前躍動，李賀託身魂靈所渴望的價值認同愈發清晰：

左魂右魄啼肌瘦，酪瓶倒盡將羊炙。蟲棲雁病蘆筍紅，迴風送客吹陰火。
〈長平箭頭歌〉（卷 4，頁 158。8 年，24 歲）

李賀敘寫枉死的趙國將士們，生前最後一刻在飢餓中經歷了殺戮及坑刑的驚恐，疊臥在這片貧瘠的只有蟲聲、衰雁、乾蘆葦的土地上。即使箭尾箭幹皆蝕朽在歲月風雨中，鮮血已為陳跡，國殤久無人祭。而流轉的寂寞與被棄的痛苦並不因久逝而沉靜，戰魂期待理解與渴望珍視的心聲，凝血滲蝕為鏃上的銅花印記，啾啾啼飢生死不息。僅有路過的李賀真心惜重，同情冷暖，以炙烤羊肉供奠將士。因此，當他離去時，迴風動地吹起了激越閃爍的鬼火，英靈們激動的感謝此等待千年的一縷溫情。⁵⁸顯而易見地，戰魂慘烈獻身後的期盼，即蘊示在世人祭奠的那份對捐軀赴難之痛苦理解與價值認同，以作為生死幻滅中，與世間繫連而來的價值歸屬。

元和 11 年李賀自潞返回，臥疾鄉園，知年命不永，生命開展的各種可能終將成空，悽苦深沉結鬱於〈秋來〉。⁵⁹「疾病」將生死擠壓在同一個視域，「書客」作為「自我指稱」又回到了李賀筆下，在死亡的邊界上，李賀安排了「香魂」與之相弔，兩者看似人鬼兩途，實則命縛一脈，「書客」在秋風年歲中蓬轉，入冥為「香魂」，「香魂」亦是昔日「書客」，來去間呈現了無論在生存困境中如何盡力相搏，最後仍將於流轉中孤獨離開。因此，詩首極盡描繪為了留名千古而苦心孤詣的「書客」姿態，就是李賀一生嘔心為詩的形象：

桐風驚心壯士苦，衰燈絡緯啼寒素。誰看青簡一編書，不遣花蟲粉空蠹。
思牽今夜腸應直，雨冷香魂弔書客。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
〈秋來〉（卷 1，頁 55。元和 11 年，27 歲）

⁵⁷ 錢仲聯：《夢苕盦專著二種》，頁 56。

⁵⁸ 「迴風」據王琦注：「但見旋風忽起，陰火明滅，蓋感其祭祀之惠，知其將去，競來送客也。」唐·李賀，清·王琦：《李長吉歌詩彙解》，卷 4，收入清·王琦等：《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頁 158。

⁵⁹ 吳氏依劉衍，將〈秋來〉繫於 11 年臨終：「返昌谷途中，經長安時，訪晤摯友沈述師，授以自編之詩集，托沈妥為保管，作〈秋來〉詩以寄慨。」吳企明：《李長吉歌詩編年箋注》，頁 691。

「書客」與「香魂」苦心作書，只盼生前死後得覓知音，卻徒飽蠹魚之腹，至死都價值掛空寂然孤獨，是故魂不安穴，夜夜吟唱蠹魚腹中之青簡。此一始於驚心悲促，結於恨血成碧，絕望至極的描繪中，李賀卻於詩中段佈置了千年心眼——「雨冷香魂弔書客」——點明人生價值的終極存在，就蘊在冷雨涔涔中「香魂」對「書客」那份惺惺相惜的真摯愍弔。

此處，〈秋來〉存在一明顯的焦慮軸心，即衰頹向死的病體。致使李賀是立在秋風衰燈，絡繹啼寒的飄零共感中，悟發「花蟲粉空蠹」的不遇寂寞。⁶⁰患病使他缺少漫長歲月沉潛等待，故直接向深處著力，生時龐眉苦吟，沒地亦將化碧藏血，展現千年不滅的強韌。因此，李賀即以「香魂」之恨血千年的自我呈現，強調生時用心執著的積極投入，就是生命重要的精神價值，憑此溯回世間，作為貞定生死幻滅的最大撐持。是以，「香魂弔書客」非淺層的從鬼界中尋求安慰，而是透過「生死相慰」揭開一才高無賞、價值掛空所突顯的生命流轉之悲傷事實，再從中涵攝兩道定常的價值依憑——書生本分的執著投入與知己溫情的渴望認同——據此自我回應，究竟什麼能化釋生命勞勞無益的孤離。

因此，就在被推向疾病邊界，生命戛然結束前，冥冥黃泉卻蓬勃生氣的魂靈活動，成為李賀最重要一塊疾病呈現的拼圖，它和盤托出了李賀對自我存在忽焉而過的體察與對治。既真實演繹跨越生死的幻滅實相，死亡只是「軀體」的終局，卻非價值空懸的病客終局。又同時訴諸「恨骨」、「鉛淚」、「碧血」等堅韌凝情之物，宣告自我熱烈執一的情感姿態所創造的存在依憑，絕非無情天之風雨所能摧毀。

是故，香魂、戰魂、劉郎、顏鮑由生看死，死又對生流連顧盼的魂靈，呈現李賀齋志沒地的孤獨，再由他們杳入幽冥的活動，揭開生命真實存在乃憑藉在生靈一致「趨暖」的特性，香魂有書客知心相弔，戰魂得李賀真心祭奠，劉郎有銅人思君傷離的鉛淚，短命潦倒的顏鮑獲得配劍乘軒的安慰，他們魂底汨起的熱度與執著，終獲與之相稱的知心愛重與溫情理解，從而抵抗了生命的孤獨。於是，疾病邊界上，縱使無情天「歸杳」與人心「趨暖」迥然殊方，李賀經由用心執著與深情回饋的魂靈呈現，彰顯了熱烈投入與知己溫情雖不能改變湮滅的結局，卻能跨越生死的鴻溝，為自己在孤離的宿命中的錨定歸屬，作為彰顯自我價值的連結與依憑。

五、古錦囊與白玉樓：成功的自我呈現

⁶⁰ 王琦：「秋風至則桐葉落，壯士聞而心驚。悲年歲之不我與也。」唐·李賀，清·王琦：《李長吉歌詩彙解》卷1，收入清·王琦等：《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頁55。

在潦倒失落又急遽向死的一生中，李賀內心必然感到孤寂委屈，以名溢天下的詩歌，作為傾訴、抒發的媒介，是他必然會選擇的途徑。

李賀帶病虛虧的身體與青春增上的壯齡迥然相違，由內在滋長出一瞬遷化的病感體會，於是，含帶疾病呈現的詩歌，不僅為自我影像之蘊示，更將其視為所能尋求之最大程度的對外宣示。正是抓穩了疾病話語權，在真實病感上踵飾增華，讓字面上疲病失意的「自我指稱」，都添飾了自己意圖傳遞的形象與意涵，一少年舉子如何矢志奮力卻遭殘折敗的「自我」宛然而出。兼之，李賀藉由「少壯即枯」的病感，剔透揭開了世間有情物必然經受之多重掛空的生命情境，李賀於此中不吝展露飽含年少氣息的執著用心與渴求認同，此般於無常中熱烈尋求自我價值的活躍生命態度，正能展現二十餘歲的少壯意氣。

至於李賀以疾病呈現而宣發的自我，是否達到展露「他希望被看到的自己」，從李商隱對「李賀自我」的接受，流露出高度契合詩心的解讀可見其效。〈李賀小傳〉中兩大敘述重點——嘔心古錦囊與帝召白玉樓——全然切合李賀欲呈現於世之執著與渴望，而描繪李賀氣絕時之仙樂異象，無疑為其筆下配劍乘軒殊榮的翻版，而文末感嘆：「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⁶¹也是李商隱尋按添筆，重現李賀不斷強調之自我存在的依憑，乃繫縛在知心相惜的理解與認同。

李賀以疾病呈現而輝亮自身的姿態，抗衡蓋棺論斷之「官不過奉禮」的清冷卑微，成功為「自我」生存意義與終極價值重新定義。而〈李賀小傳〉中所展現李商隱一心人之同情理解，正是李賀齋志以沒的最大膚慰。

⁶¹ 唐·李商隱：〈李長吉小傳〉，唐·李賀，清·王琦：《李長吉歌詩彙解》首卷，收入《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頁13。

徵引文獻

古籍

- 漢·許慎 XU, SHEN, 清·段玉裁 DUAN, YU-CAI 注：《說文解字注》*Shuo Wen Jie Zi Z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 Ltd.，2007 年）。
- 漢·劉熙 LIU, XI, 清·畢沅 BI, YUAN 疏證，清·王先謙 WANG, XIAN-QIAN 證補：《釋名疏證補》*Shi Ming Shu Zheng B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8 年）。
- 唐·王冰次 WANG, BING-CI 注，宋·林億 LIN, YI 等校正：《黃帝內經》*Huang Di Nei Jing*，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子部第 733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6 年）。
- 唐·杜甫 DU, FU, 清·仇兆鰲 QIU, ZHAO-AO 校注：《杜詩詳注》*Du Shi Xiang Zhu*（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i Ren Shu Ju，1980 年）。
- 唐·李賀 LI, HE, 明·曾益 ZENG, YI：《昌谷集》*Chang Gu Ji*，收入楊家駱 YANG, JIA-LUO 主編：《李賀詩注》*Li He Shi Zhu*（臺北 Taipei：世界書局 The World Book Co. Ltd.，1963 年）。
- 唐·李賀 LI, HE, 清·姚文燮 YAO, WEN-XIE：《昌谷詩集註》*Chang Gu Shi Ji Zhu*，收入清·王琦 WANG, QI 等：《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San Jia Ping Zhu Li Chang Ji Ge Sh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5 年）。
- 唐·李賀 LI, HE, 清·王琦 WANG, QI：《李長吉歌詩彙解》*Li Chang Ji Ge Shi Hui Jie*，收入清·王琦 WANG, QI 等：《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San Jia Ping Zhu Li Chang Ji Ge Sh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5 年）。
- 唐·李賀 LI, HE, 清·陳本禮 CHEN, BEN-LI：《協律鉤玄》*Xie Lü Gou Xuan*，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 XIU SI KU QUAN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集部第 1311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2 年）。
- 唐·孟郊 MENG, JIAO, 華忱之 HUA, CHEN-ZHI、喻學才 YU, XUE-CAI：《孟東野詩集校注》*Meng Dong Ye Shi Ji Jiao Zhu*（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95 年）。
- 唐·房玄齡 FANG, XUAN-LING 等，收入楊家駱 YANG, JIA-LUO 主編：《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Xin Jiao Ben Jin Shu Bing Fu Bian Liu Zhong*（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Dingwen Shu Ju，1995 年）。
- 後晉·劉昫 LIU, XU：《舊唐書》*Jiu Tang Shu*（臺北 Taipei：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4年)。

宋·宋祁 SONG, QI·歐陽修 OU, YANG-XIU:《新唐書》*Xin Tang Shu*(臺北 Taipei: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4年)。

清·徐大椿 XU, DA-CHUN:《醫學源流論》*Yi Xue Yuan Liu Lun*, 收入徐大椿 XU, DA-CHUN:《徐大椿醫書全集》*Xu Da Chun Yi Shu Quan Ji*(北京 Beijing:人民衛生出版社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1988年)。

清·康熙 KANG, XI:《御定全唐詩》*Yu Ding Quan Tang Shi*, 收入清·紀昀 JI, YUN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集部第1423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年)。

清·董誥 DONG, GAO等輯:《欽定全唐文》*Qin Ding Quan Tang We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年,清嘉慶內府刻本)。

近人論著

方瑜 FANG, YU:《中晚唐三家詩析論——李賀、李商隱與溫庭筠》*Zhong Wan Tang San Jia Shi Xi Lun: li He, li Shang Yin yu Wen Ting Jun*(臺北 Taipei:牧童出版社 Mu Tong Chu Ban She, 1975年)。

方瑜 FANG, YU:《唐詩論文集及其他》*Tang Shi Lun Wen Ji ji Qi Ta*(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i Ren Shu Ju, 2005年)。

王佃啟 WANG, DIAN-QI:〈李賀的心理特徵及其在詩中的表現〉“Li He de Xin Li Te Zheng ji Qi Zai Shi Zhong de Biao Xian”,《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1997年第4期(1997年10月),頁76-85。

朱自清 ZHU, ZI-QING:〈李賀年譜〉“Li He Nian Pu”,《清華學報》*The Tsing Hua Journal Chinses Studies*第10卷第4期(1935年10月),頁887-915。

李正治 LI, ZHENG-ZHI:〈李賀詩裡的時間意識〉“Li He Shi Li de Shi Jian Yi Shi”,《中華文化復興月刊》*Chinese Cultural Renaissance Monthly*第10卷第4期(1977年4月),頁70-74。

李軍 LI, JUN:〈略論李賀神鬼詩的創作動因〉“Lue Lun Li He Shen Gui Shi de Chuang Zuo Dong Yin”,《內蒙古電大學刊》*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Radio&TV University*1996年第2期(1996年6月),頁17-20。

李春紅 LI CHUN-HONG:〈李賀之病對其詩歌意象的影響〉“Li He zhi Bing Dui Qi Shi Ge Yi Xiang de Ying Xiang”,《阜陽師範學院學報》*Fu Yang Shi Fan Xue Yuan Xue Bao*2012年第1期,頁88-

90。

- 李德輝 LI, DE-HUI：《李賀詩歌淵源及影響研究》*Li He Shi Ge Yuan Yuan ji Ying Xiang Yan Jiu*（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Feng Huang Chu Ban She，2010年）。
- 李曉蕾 LI, XIAO-QIANG：〈論「象外象、景外景」兼談晚唐二李詩〉“Lun ‘Xiang Wai Xiang, Jing Wai Jing’ Jian Tan Wan Tang Er Li Shi”，《現代學苑》*Xian Dai Xue Yuan* 第1卷第9期（1964年12月），頁7-14。DOI：10.7065/MRAS.196412.0003。
- 吳企明 WU, QI-MING：《李長吉歌詩編年箋注》*Li Chang Ji Ge Shi Bian Nian Jian 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Chung Hwa Book Company，2013年）。
- 周淑媚 ZHOU, SHU-MEI：〈蚌病成珠——從文學治療的角度看李賀早夭及其詩歌的複雜性〉“Bang Bing Cheng Zhu: Cong Wen Xue Zhi Liao de Jiao Du Kan Li He Zao Yao ji Qi Shi Ge de Fu Za Xing”，《通識教育學報》*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第17期（2012年6月），頁1-26。DOI：10.7107/JGED.201206.0001。
- 周誠真 ZHOU, CHENG-ZHEN：《李賀論》*Li He Lun*（香港 Hong Kong：文藝書屋 Wen Yi Shu Wu，1971年）。
- 林淑貞 LIN, SHU-CHEN：〈從詩義類比論李賀馬詩之自我隱喻與歷史取譬〉“Examples of Myth History and Self-image in Metaphor of Li Ho’s ‘Horse Poem’”，《興大中文學報》*Journal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第17期（2005年6月），頁195-229。DOI：10.30091/JCDNCHU.200506.0007。
- 林繼中 LIN, JI-ZHONG：〈幻覺思維：李賀歌詩探祕〉“Huan Jiao Si Wei：Li He Ge Shi Tan Mi”，《中州學刊》*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1996年第2期（1996年3月），頁100-105。
- 袁行霈 YUAN, XING-PEI：《中國詩歌藝術研究》*Zhong Guo Shi Ge Yi Shu Yan Jiu*（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9年）。
- 徐傳武 XU, CHUAN-WU：〈李長吉之死與病〉“Li Chang Ji zhi Si yu Bing”，《荷澤師專學報》*He Ze Shi Zhuan Xue Bao* 1994年第1期（1994年2月），頁51-53。
- 陳友冰 CHEN, YOU-BING：〈論李賀的抑鬱氣質和躁動心態〉“Lun Li He de Yi Yu Qi Zhi he Zao Dong Xin Tai”，《江淮論壇》*Jianghuai Tribune* 1993年第3期（1993年6月），頁101-108。
- 陳友冰 CHEN, YOU-BING：〈李賀鬼神詩的定量分析〉“Li He Gui Shen Shi de Ding Liang Fen Xi”，《文學評論》*Literary Review* 第1期（2004年1月），頁80-88。
- 陳允吉 CHEN, YUN-JI：《佛教與中國文學論稿》*Fo Jiao yu Zhong Guo Wen Xue Lun Gao*（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0年）。
- 陳穎 DAVID Y. CHEN：〈李賀與濟慈：貧病失意與詩人生涯〉“Li Ho and Keats: Poverty, Illness,

- Frustration and a Poetic Career”, 《清華學報》 *The Tsing Hua Journal Chinese Studies* 第 5 卷第 1 期 (1965 年 7 月), 頁 67-85。
- 莫道才 MO, DAO-CAI : 〈李賀死因初探——李賀死於馬凡氏綜合徵臆說〉“On the Causes of Li He’s Death —— The Assumption of Li He Dying of Mafan’s Complexities”, 《湖南文理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5 年第 6 期 (2005 年 11 月), 頁 66-69。
- 黃永武 HUANG, YONG-WU : 〈透視李賀詩中的鬼神世界〉“Tou Shi Li He Shi Zhong de Gui Shen Shi Jie”, 《書評書目》 *Taiwan Review of Books* 第 70 期 (1979 年 2 月), 頁 47-53。
- 黃敬欽 HUANG, JING-QIN : 〈李賀心態分析〉“Li He Xin Tai Fen Xi”,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Chinese Cultural Renaissance Monthly* 第 11 卷第 9 期 (1978 年 6 月), 頁 45-54。
- 黃敬欽 HUANG, JING-QIN : 〈李賀的原我世界〉“Li He de Yuan Wo Shi Jie”, 《逢甲學報》 *Feng Chia Journal* 第 20 期 (1987 年 11 月), 頁 27-49。
- 楊文雄 YANG, WEN-XIONG : 〈李賀詩研究〉 *Li He Shi Yan Jiu* (臺北 Taipei : 文史哲出版社 The Liberal Arts Press, 1983 年)。
- 楊彬彬 YANG, BIN-BIN : 〈「自我」的困境——一部清代閨秀詩集中的疾病呈現與自傳欲望〉“The ‘Self’s’ Dilemma: Illness and Autobiographical Desire in the Poetry Collection of a Qing-Dynasty Woman Poet”,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Zhong Guo Wen Zhe Yan Jiu Ji Kan* 第 37 期 (2010 年 9 月), 頁 95-130。DOI : 10.6351/BICLP.201009.0095。
- 廖明君 LIAO, MING-JUN : 〈生死攸關——李賀詩歌的哲學解讀〉 *Sheng Si You Guan: Li He Shi Ge de Zhe Xue Jie Du* (北京 Beijing : 東方出版社 Dong Fang Chu Ban She, 2005 年)。
- 楊鍾基 YANG, ZHONG-JI : 〈楞伽、楚辭與李賀的悲劇〉“Leng Ga, Chu Ci yu Li He de Bei Ju”, 《中國學人》 *Chinese Scholars* 第 6 期 (1977 年 9 月), 頁 145-161。DOI: 10.30187/CS.197709_(6).0011。
- 蔡英俊 CAI, YING-JUN : 〈李賀詩的象徵結構試探〉“Li He Shi de Xiang Zheng Jie Gou Shi Tan”, 《中外文學》 *Chung Wai Literary* 第 4 卷第 7 期 (1975 年 12 月), 頁 188-200。DOI : 10.6637/CWLQ.1975.4(7).188-200。
- 鄭騫 ZHENG, QIAN : 《景午叢編 (上編)》 *Jing Wu Cong Bian Shang Bian* (臺北 Taipei : 臺灣中華書局 Chung Hwa Book Company, 1962 年)。
- 錢仲聯 QIAN, ZHONG-LIAN : 《夢苕盦專著二種》 *Meng Tiao An Zhuan Zhu Er Zhong* (北京 Beijing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4 年)。
- 盧明瑜 LU, MING-YU : 〈李賀神話詩歌之探討〉“Li He Shen Hua Shi Ge zhi Tan Tao”, 《臺大中文學報》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第 9 期 (1997 年 6

月)，頁 211-256。

日·川合康三 KAWAI KOUZOU 著，劉維治 LIU, WEI-ZHI 等譯：《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Zhong Nan Shan de Bian Rong: Zhong Tang Wen Xue Lun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7 年）。

美·歐文·亞隆 Irvin D. Yalom 著，黃曄 HUANG, ZHENG 等譯：《存在主義心理治療》*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2015 年）。

美·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著，刁筱華 DIAO, XIAO-HUA 譯：《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臺北 Taipei：大田出版社 Da Tian Chu Ban She，2000 年）。

Illness and Self-reference in Li Ho's Poetry

HO, CHI-CHU

(Received June 23, 2024 ; Accepted October 8, 2024)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self-image and emotional connotations of Li Ho, a poet who fell ill in his twenties and died in his prime, through the vivid portrayal of his experience with illness.

Li Ho revealed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 world through his illness, experiencing several transformations of 'self-reference.' In his poems, he deliberately linked illness with his official career to express how his perception of self-worth and living conditions evolved from chaos to clarity. Illness not only contrasted with his suffering from slander and aloof image, but also symbolized the portrayal of his pale and withered body, embodying a 'self'—a young man striving to compose poetry while being devastated and yearning for recognition. The final aspect of this 'self' was hidden within a weeping ghost, burdened with unfulfilled aspirations. Through these expressions, Li Ho demonstrated his tenacious and indomitable spirit, redefining his self-worth and purpose.

Although the illness undoubtedly foretold a pessimistic life, Li Ho reclaimed his 'right' and transformed the illness into a significant medium for expressing his self-image and emotions. The illness also led readers to trace Li Ho's experiences. Through his writing style, Li Ho assigned a positive meaning to human existence through the lens of illness. Thus, illness became a profound subject in the realm of humanistic inquiry.

Keywords : Li Ho, Illness, Self-reference, Pulmonary Disease, Ghost